

後漢紀

五

新學社
PDG

後漢孝桓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表

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宮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
夏四月甲寅河間孝王遷爲王五月有星孛于大辰
丁卯源陵長壽門火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
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羌大破之先是涼州刺史
郭閎漢陽太守趙喜安定太守孫俊皆不任職倚恃
貴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翕然乃
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
左悺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悺遂以餘寇不絕收規
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
坐論會赦復徵爲尚書頃之復爲中郎將討梁益叛

羗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初譏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異旣誅旬月之間
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爲太山太守規好推
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張
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關內侯以張掖
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人者天地之
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誕俊乂
爲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章徐稚
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
著于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光
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稚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拾遺陳蕃嘗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爲之起旣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舉有道起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酹畢便退喪主不得知也初稚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稚從之諮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稚絕不復交及瓊薨當葬稚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

時有一書生來衣麗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稚爲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誠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

表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
奉舊老訓導後進常與小弟季江俱行爲盜所劫欲
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
以濟家弟季江復言曰兄年德在前家之英俊何害
之不如殺我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
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戢刃曰二君所
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
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
歷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袁閎
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閎四世三公貴傾天
下閎玄靜履真不慕榮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

爲彭城太守喪官閤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
晝夜從叔逢隗並爲公輔前後贈遺一無所受二公
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韋著字休明
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曇字子雲潁川
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曇奉逾謹率妻子
執勤苦不以爲怨曇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
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母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
爲法度徵聘不應唯以奉親爲歡夏四月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
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
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
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
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
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
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爲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
言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已來乃悉用宦者
延平已來寢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
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下寵逼人主子弟親戚並荷
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御無行之徒媚求官爵恃勢
驕寵漁食百姓臣以爲可皆遣罷率由舊章博選天
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虛即陛下可爲堯舜

之君衆僚皆爲穆嵩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
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
詔以詰讓穆憤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
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
公叔南陽宛人初爲興州刺史始濟河長吏解印去
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爲璵璠玉匣穆下
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寃自訴穆坐徵詣廷
尉髡輸左校後得原歸家頃之朝臣多爲穆怨由是
徵命議郎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种暉薨大鴻臚許栩爲司徒
暉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暉皆以

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
始召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湛名知人歆
謂之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
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
託子孫汝助我索之湛荅曰知臣莫若君君爲二千
石當清察郡中詢于賢良湛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
送固凡庸耳欲因汝之明狀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
耳明日湛東出送客駐車太陽郭裏見髡還語歆曰
爲君得孝廉矣問爲山澤荅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
曰當得隱滯之吏乃洛陽夫耶荅曰夫異士不居山
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異而人

不知已獨知之乃奇耳若不相信可召而與之言歆
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髡分別
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
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
月甲午平陵園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
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唯西郊順時講武
以殺屬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爲逸遊肆樂情
意故臯陶誡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
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誡況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
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以是
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卹民之意者也

上不納

七年春二月太尉黃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
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
爲朝廷所重上亦愍惜焉贈車騎將軍邲鄉侯印綬
謚曰昭侯有孫曰琬三月癸亥殞石于右扶風太常
楊秉爲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貝瑗驕縱最甚選舉
不實政以賄成秉奏覽等佞諂便僻竊國權柄召樹
姦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尚書詰椽曰夫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
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
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

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
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
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康爲育陽侯秋九
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荊州刺史度尚討之將戰
召尚治中別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強敵吏士捷獲
已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迫潛有逃竄
今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爲之奈何
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實少未可進當
復湏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踊大小
皆出尚密呼所親燔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使
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

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然不圖其吏士憤激遂尅殄之封右尚鄉侯除一子爲郎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爲上虞長糾摘姦伏縣中謂之神明擢門下書佐朱俊謂之幹世之才俊後顯名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於江不得尸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有紀者尚至官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徃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

遂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
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勃海王悝驕慢僭侈不
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嗣漢之望北軍中候史弼上
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必示之以威禮
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之道興骨肉
之情固昔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
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
勃海王悝恃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
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
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羊
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寬

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
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
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
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議勃海長有享國
之祚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
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謇無所傾
撓自尚書爲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
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
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憎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
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爲九壤物土不
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趨諾

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爲黨乎從事大怒奏弼
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鄉勅門下有請一無
所通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
長不爲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
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
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減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
爲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
豪右歛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官之苦祠老子上始好神
仙之事勃海王悝謀反徙爲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
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